

人生就是不停的前進！

又是新的一天，陽光燦爛，不到五坪大的小套房裡傳來熱熱鬧鬧的碰撞聲。

接著大門被猛然打開，一道嬌小的身影如劍般衝了出來，門砰的一聲又關上。

頂著一頭如鳥巢般的亂髮，程夏安乾扁的身上隨意套了件早就已經褪色的藍色T恤和黑色起毛球運動褲，嘴巴一點形象都沒有的咬著一塊沒烤的白吐司，手忙腳亂的下樓。

連下了好幾天的雨，好不容易今天太陽慈悲露臉，但她沒空欣賞，一天兼兩份差，為了生活打拚努力，她沒有太多時間風花雪月。

忙碌的日子像打仗，年輕的她偶爾也會作作白日夢，夢想有一天有個強壯的屠龍王子從天而降，保護她離開這一切煩瑣，但是現在她每天忙得像顆陀螺，幾乎頭一沾枕，眼睛才閉上，天就亮了，生計壓得她連作夢的時間都沒有。

她急急的趕到公車站，心急如焚的等車，若是遲到，她這個月的全勤獎金就飛了。

想到白花花的鈔票沒了，她更著急，咬著指甲，小小的身軀就站在公車站最不起眼的一個角落，頻頻看著道路的盡頭，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頭一低，腳……她的腳……苦惱的搔著頭，這才發現自己因為出門太匆忙而穿著從路邊攤買來的紅白拖。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出這種紕漏，穿著拖鞋去上班，肯定少不了恥笑，她無力的在心中嘆了口氣。其實她也不喜歡被人嘲笑的滋味，只是跟錢比起來，被笑個幾句，丟個臉實在不算什麼，她不想因為回去換鞋子而讓自己遲到。

白天，她在建築設計公司上班，晚上就在思念酒館對面的便利商店打工。

思念酒館的前身是間生意看起來不怎麼樣的煙酒專賣店，老闆長相斯文帥氣，偶爾會來店裡買些東西，店開沒多久，似乎因為生意不好，所以改頭換面成了酒館，不過店門口那幾個陶甕倒是依然不變。

酒館裡清一色都是長相出眾的男服務生，出入的大多都是女客，她私底下都把這家酒館當成牛郎店，專門勾引女人進門消費。

每天晚上，在便利商店裡打工的她，只要頭一抬，就可以看到隔了一段大馬路的招牌在閃爍。

不同於夜晚的眩目風情，白天的酒館多了絲古意，她喜歡酒館的名字叫思念，酒也叫思念——她心中也有思念的人，有些是一輩子再也回不來，有些則不知道是否有再回來的一天，她腦中突然閃過幾張熟悉又陌生的臉孔，默默的低下頭，掩去突如其來的酸楚。

公車到站，她用手指隨意的爬了爬頭髮就當是整理儀容，快遲到了，她沒時間胡思亂想，三步併做兩步的跑向公司所在的大樓。

她上班的建築設計公司位在這棟共三十六層商辦大樓的十二和十三樓，員工大約三十人，每到上下班時段，等電梯都要花不少時間，但今天她太幸運的最後一個擠上電梯，不禁開心的露出淺笑，看來全勤獎金保住了。

電梯門正要關上，從縫隙中，她看到一個出塵的高挑美女推開旋轉門，從外頭走了過來，雖然只是驚鴻一瞥，卻足以令人驚豔萬分。

不過原本要闔上的電梯門，竟然重新打開，她好奇的轉過頭，就看到站在電梯控制板前，有個西裝筆挺的男人用力按著 Open 鍵，讓門打開。

程夏安苦了一張臉，她要遲到了，縱使美女再漂亮，也比不上她的全勤獎金，更何況電梯已經滿了，就算把門打開，也擠不進人呀。

她抬起頭，正好對上電梯外的美女，她好高——印象中，她沒見過這麼高又這麼漂亮的的女人，過肩的黑髮隨意的用銀色髮帶紮在腦後，白皙的皮膚隱約還泛著粉紅色澤，一身俐落的白色長風衣，衣衫飄飄，亮麗出塵之中又帶了幾分帥氣瀟灑。

在超商當店員久了，看過的帥哥、美女無數，這個女人無疑是最美的一個。美女站定在電梯前，她側著頭看著裡面，發現沒有空間，不由輕咬著下唇。

那嬌柔的樣子，把程夏安的眼睛都看直了，在她看得快要流口水的時候，不知道是誰推了她一把，一個踉蹌，她跌出了電梯外。

「小姐，這裡有個位置。」

程夏安錯愕的轉過身，她認得推她出來的男人，那是在十三樓設計部姓陳的同事，看他笑得一臉色迷迷，一心只注意美人兒，連看都不看她一眼。

「妳……」小陳手指著程夏安，他記得她是公司的行政助理，不過這個職稱只是好聽，說穿了，就是個打雜小妹，所以他壓根沒有興趣去記得她的名字，更何況她平凡的長相，也不值得花心思，在這個節骨眼，完全不配跟美女相提並論，「客滿了，妳坐下一班電梯。」

程夏安心中雖有不平，但她卻只是低著頭，默默的讓到了一邊，她是公司上下都認識的打雜小妹，很清楚沒有幾個人可以正確的叫出自己的名字，她的存在感幾近於零。

美女經過她身旁時，不忘同情的掃了她一眼，臉上帶著一抹淺笑，飄著淡淡的香氣掠過她的身旁。看著美女唇角的笑，程夏安的頭垂得更低了，心知自己也沒什麼好不平，畢竟身材沒人好，臉蛋沒人漂亮，除非重新投胎，不然這輩子連人家的邊都比不上，所以認命吧，程夏安就是平凡的程夏安。她怯生生的抬起頭，沮喪的眼神在電梯關上的剎那，與美女那迷人的電眼相接——她真的好漂亮。在這個上班尖峰時間再等下一班電梯，肯定會遲到，她的眼睛一轉，轉身衝上一旁的樓梯。

爬得氣喘吁吁，一到十二樓，一口氣都來不及喘，她就先衝進公司大門，差一分鐘！看著打卡上的時間，她一臉燦爛的笑容，開心得想要撒花瓣，她保住了全勤獎金！

在這間建築設計公司裡，每個人都很忙，忙到都沒空打招呼，或是多理會別人的事。程夏安早就習慣了這裡急促的步伐，她只求有一個平淡生活，不受人重視沒關係，只希望有份薪水，讓她平平穩穩的過日子，就心滿意足了。

晚上十點半。

程夏安忍不住打了個哈欠，揉了揉發酸的眼睛，已經過了她的下班時間，她還沒等到交班的同事，而這已經算不清是這個月的第幾次了。

店裡沒客人，她垂下頭，閉上了眼，門口有鈴聲響起，她連忙打起精神，「歡迎光臨！」

「好險妳還沒下班。」盧槐陽從外頭跑了進來，眼睛帶笑的瞄著她，「妳偷懶，睡著了是嗎？」

程夏安難為情的笑了笑。盧槐陽是她高中學長，大她一屆，在她因為籌不出生活費而煩惱的時候，好心的讓她到自己家開的便利商店打工。

一個星期他會有四天的晚上跟她一起當班，因為有他的幫忙，她可以充裕的安排時間，配合白天的工作。

她聽說他因為讓她任意安排自己的上班時間，而被他爸媽數落了一頓，所以對他，她心中有許多感激。

「學長，今天沒班怎麼會來？」

「剛跟同學聚餐結束，正要回家。」盧槐陽對她溫柔的笑了笑，「順路去買了這個，給妳。」

看著桌上的橘色紙袋，程夏安一臉不解，「這是什麼？」

「禮物。」盧槐陽簡短的回答。

程夏安微驚，「禮物？！為什麼？」

盧槐陽無奈的看著她，「妳連自己的生日都不記得了嗎？」

生日？！

程夏安一楞，低頭看著壓在桌子下的日曆，今天真的是她二十歲生日。

「我……」她笑著搖頭，「還真忘了。」

從那一場意外之後，沒人記得這個日子，十年了一一時間過得還真快。

「所以快點收下吧。」他柔聲的催促，「妳每天打兩份工，偶爾也要休息一下！每天都睡眠不足，身子早晚累垮。」

「不會的。」程夏安立刻打起精神，屈起手臂，「我很強壯！」

「是啊！」盧槐陽語帶嘲弄，「神力女金剛！改天放假的時候，約何雅蕾一起出去走走，我看妳很久都沒出去玩了。」

何雅蕾是程夏安白天工作的建築設計公司同事，年紀與他們相仿，也是程夏安在公司唯一的朋友。

「好啊！」程夏安難得沒有遲疑的一口答應，「正好花季來了，我們去陽明山走走，空氣好又不用花錢，我好像下個星期六有時間。」

盧槐陽嘆了口氣，「妳這人還真是第一名的省長！」

她不好意思的搔了搔頭。

「我不是笑妳，只是一一心疼她的話到了嘴邊就是說不出來，盧槐陽不自在的伸手拿起紙袋，「我先把東西放到倉庫去，等一下走的時候記得拿。」

「學長，等一下，」程夏安連忙叫住了他，「你的禮物我不能收，這幾年，你已經幫了我很多，我不想你破費。」

「拜託！不過是份小禮物！何雅蕾也出了一半的錢，妳不收，我對她沒辦法交代。」

提到了另一個朋友，程夏安面露難色，不好推辭，只好感激的點頭，「謝謝你，我的人生還真多虧了有你。」

「說這什麼話，每次只要店裡有人請假，叫妳來代班，妳都不推辭，幫了我家很大的忙，說到底應該我要謝謝妳才對。」

程夏安扯了下嘴角，自己不推辭最主要是因為缺錢，她肯定盧槐陽也很清楚這一點，但他卻從來沒有讓她感到不自在，於是感激的看著他。

盧槐陽對她一笑，將禮物拿到後頭的倉庫，口袋的手機響起，他拿起來看了一眼，是家裡的電話，不由得嘆了口氣，剛才在公車上，他媽媽打電話來，他告訴她自己要先來店裡送禮物給程夏安，他媽媽的口氣立刻變得不好。

他實在很後悔，當初把程夏安的家庭交代得太詳細，害得現在他媽媽對程夏安沒什麼好感。

反正若接電話，只有被數落的分，所以他索性將電話切掉，當沒事發生似的走出堆滿貨品的倉庫。

正好有客人上門，程夏安在櫃檯後替客人結帳，他靜靜的在一旁看著她，程夏安長得並不漂亮，自然捲的頭髮，總是不聽話的東翹一根，西翹一根，身上的衣服也舊得可以資源回收，但她卻從不埋怨，即使還有死去父親留下的債務壓在肩上，她也堅強的從不逃避。

他喜歡她，越相處越喜歡，只是，他太了解她的重擔，所以一直不敢放膽表白，他承認自己太過懦弱，縱使喜歡，但她揹在身上的那些債務卻令他心生畏懼，他也很清楚這是媽媽最不贊成他跟程夏安走得太近的主要原因。

「已經十一點了，怎麼還沒看到吳天凱？」客人走了，盧槐陽才開口。

「可能下雨天，所以耽擱了吧。」程夏安沒什麼心眼的回答。

盧槐陽雙手插腰，看著外頭一片漆黑，不由碎唸，「這傢伙還真是越來越不像話，每次都遲到，讓妳不能準時下班。」

「無所謂，」程夏安一點都不以為意，「反正只是遲一點而已。」

「一個小時了！還只是遲一點？」盧槐陽無奈的看著她，「妳的心腸就是這麼好，所以每個人都欺負妳！」

「說什麼欺負，」程夏安可不認同這個論點，「沒這麼嚴重，同事一場，互相幫忙嘛。」

程夏安盡責的將櫃檯上的商品整理好，她也不是沒有脾氣，只是總是壓抑，畢竟從十歲那年爸爸死了，姊姊離開她之後，她就被送到了育幼院去，生活總感覺像浮萍一樣沒有歸屬感……

直到現在，她可以獨立賺錢養活自己，內心深處卻比任何一個人都還要渴望安定，被人接受，她的心願很小，不求別人特別喜歡她，只要不討厭她，她可以吃點虧，做很多事，她全都不計較。

店裡電話響了，她低頭接了起來，盧槐陽的媽媽口氣不太好，她瞄了他一眼，「學長，你的電話。」

盧槐陽遲疑了一下，接了過來，沒說幾句臉色就變得很差，最後沒好氣的將電話給掛上。

「不好意思！」盧槐陽扯了下嘴角，「我媽要我現在回去，我本來想等妳下班，送妳回去的。」

程夏安受寵若驚，「學長，不用麻煩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住附近而已，不用你送我。」

「我……」盧槐陽欲言又止的看著她，最後嘆了口氣，「妳自己回去的時候小心一點。」

「知道，」她對他一笑，「學長再見。」

盧槐陽垂頭喪氣的轉身離開。

程夏安目送他離開，她不是不知道盧槐陽的媽媽不喜歡她，畢竟以她的背景，任何一個父母都不會希望自己的小孩跟她太接近。

她抬起頭，透過落地窗，看著對街那間思念小酒館。

思念？！

她突然好想爸爸和姊姊，尤其今天是她的生日……

「歡迎光臨！」聽到門口的聲響，她立刻收回自己的思緒，彎腰打招呼。

「妳確定妳吃冰沒問題嗎？」

「沒事，我只是偶爾想吃。」

程夏安聽到低聲的交談由遠而近，空氣中飄浮著一股淡淡的香味，這味道似曾相識……她緩緩的抬起頭看著進門的客人。

一高一矮的兩個美女同樣吸引人，不過高挑的那位卻一下子抓走了她所有的注意力，畢竟今天就是因為她，她才會被人推出電梯，差點遲到……

腦中電光石火的想起美女經過她身旁時還不要臉的給她那一抹同情眼神——那雙又大又圓的眼睛好像會勾人，令人一眼難忘。

她身上依然穿著白天那件白色的長版大衣，自信的步伐就像從時尚封面走出來的模特兒。

她盯著美女眼睛發直，這麼漂亮的臉蛋，走到那裡應該都會成為焦點，所以才會讓平凡無奇的她遭受不平等的對待，想到這個，程夏安的心豈是一個糾結能了。

「小美，」莫雪琪注意到了櫃檯後的程夏安一雙眼直盯著她身旁的人，不由微揚嘴角，「今天才下飛機，你就多了個小粉絲。」

「沒辦法。」被叫做小美的美女微揚了嘴角，輕撫了下額頭，「人美就這麼一回事。走到那裡都是焦點，這種煩惱是妳這種人，一輩子也不會遇上的，妳也知道，這就是長得漂亮要付的代價。」

莫雪琪忍不住翻著白眼，「奇怪！我明明孕吐狀況已經好多了，怎麼現在又突然好想吐？」

「小紅，妳討厭！」美女伸出手輕推了莫雪琪一下，「人家餓了，替我拿個蛋糕好嗎？」

「好。」莫雪琪忍不住一笑，先走到裡頭的櫃子去挑自己想吃的冰品。

江旭華身為她老公的表弟，卻長得比女人還漂亮，只要有他在的地方，身旁的人全都成了陪襯。不過這傢伙在她眼裡除了美貌，人生沒什麼值得一提，除了偶爾看他天兵耍耍寶很有趣之外，他實在吸引不了她太大的注意力。

莫雪琪與他的緣分來自藍色酒館，當初她是藍色酒館成立以來，唯一錄取的女性員工，不過別想因為女人就有任何的特權，藍色酒館的服務生清一色是有型、英俊、有才的帥哥，天生就是一群被女人崇拜目光追隨長大的男人，所以各個驕傲得像孔雀，只會壓榨她做牛做馬，江旭華更是其中之最，最美但也最沒良心，總笑她這個萬綠叢中一點紅的女人叫小紅，而她則不甘示弱的叫他小美，畢竟他長得太美，絕大部分初相識的人都當他是女的。

江旭華靠著櫃檯，專注的看著程夏安，反正這個「小粉絲」想看，他就讓她一次看個夠，他向來是大方的男人。

「妳……」他輕輕的開口，「很眼熟，我們認識嗎？」

程夏安有些委屈的移開自己的目光，像她這麼平凡的傢伙早就習慣被忽視了，早上美女那一抹同情的笑，想來還很捶心肝。

「小妹妹，妳別害羞，想看就看，」江旭華彎下腰，硬是捉著程夏安的目光，迷人的對她眨了眨眼，

「畢竟有了這次，可能就沒下次了，能看到我這種極品帥哥的機會可不是常常有。」

帥哥？！程夏安原要移開的目光又重回江旭華的臉上，臉上流露出無法克制的驚訝。

眼前的美女很漂亮，雖然聲音有些低沉，但那皮膚、迷人的眼神——男的？！

江旭華縱使看出她的驚訝也不以為意，反正被誤會也不是一次兩次，他淺淺的一勾嘴角，帥氣的靠著櫃臺，側頭打量著她。

程夏安同樣帶著打量的目光看著他，忍不住笑了出來。

想起今天早上被推出電梯，推她出來的色鬼若知道這個高挑美女原來是男人，肯定臉會青了一半。

男的——這世上還真是無奇不有，怎麼有男人長得比女人還美，突然間她平衡了。

江旭華見她笑得開懷，不由挑了下眉頭，不知她的笑意從何而來？

「沒事。」程夏安揮了揮手，臉上的笑意難隱。

江旭華對她的笑也不以為意，反正他自戀慣了，只把她的笑意當成看到他這個天下難得一見的帥哥，所以有點神經不正常。

為了克制自己的笑意，程夏安避開了他的視線，轉身整理身後咖啡機旁的紙杯。

江旭華盯著她的背影，這樣看過去還真是個寒偑的未成年小鬼。

「失敗！」

程夏安聽到聲響，不解的微轉過身。

「失敗！」江旭華不停的重複同一句話，優雅的伸出食指，從頭到腳又從腳到頭的指著程夏安，「失敗！真是太——失敗！」

她的神經忍不住繃了起來，自己很需要這份工作，所以一直小心翼翼，根本不敢得罪客人。

「請問小姐，」程夏安一楞，連忙搖頭，「不是——先生，請問先生，我做錯了什麼事嗎？」